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七十

贈序

贈段可久序　丘濬

令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即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戸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

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重内而輕外一登科目即視州縣如陷穽然惟恐已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修舉耶曰皆非也政以其胸中之勃勃然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邑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郊迎令狐峘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帓首戎器即以得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

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
首條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下
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
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
蹇得譴于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闢異端忤權貴
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
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段可久少負奇
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為人不肯婞阿隨人後

舉進士即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令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之才哉雖然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侯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毋若小丈夫然積勃者于胸中見悻悻者于顏面于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為科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相知最深于其行慕古人贈處之義方

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文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贈書菴劉先生序　柯暹

凡有形于天地間皆物也在天之明而有常者日星在地之大而莫測者海嶽若風雲雷電之變動雨露霜雪之降布草木鳥獸之蕃育蛟龍魚鼈之潛藏于其間不可勝計使一人窮一物而盡之曰不能況衆物乎使一人窮衆物于一隅曰不能況際天極地之廣乎使一人

窮天下之物于一時曰不能况自今而古千萬載之既往乎舉天下之人皆曰不能無敢誚也吾儒以典籍貫古今以知識窮造化聖經賢傳粲如日星三綱五常重逾海嶽事事物物不止于有形有色變動降布蕃育潛藏之可以名言者皆所當知當行其為道大矣其學也難矣天下以儒名者多求其能知之盡而行之至者寡吾夫子以一貫之律天時襲水土心古今孜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信乎其道之至大而

學之至難也入其門者孰不欲造其極既出則或岐而二之如徒見日之明星之繁山之髙海之浩瀚而無津莫知適從在當時者且不免况愈久而愈逺乎今之學者有見于斯昭昭之多一撮土之多一卷石之多一勺之多而謂天下之大足以盡之不求其至焉者自大也有見于覆載之間所以明所以變化所以降布所以莫測而蕃育而潛藏而謂天地之所以大古今之所以更非可歴可終而亦不求其至焉者自小也然不知懸象

難知而樞極有定疆域難知而道路攸通萬事萬物本乎一理由方寸而彌六合其有形如高下淺深厚薄多寡輕重大小長短之可定名其無形如枉直順逆張弛通塞是非當否之不可淆雜者坐而求其至皆可得也顔子孟子善學聖人而至于卓爾躍如之地宜有見焉世無顔孟為之弟子無孔子為之師其先得夫大者遠者加于衆人衆人之師也示其極使知天之所以為天示其道路使知地之所以為地蔵叢而汗漫者為之梯

航使從其游者亦馴至夫遠大之域夫豈易得哉文陽為海内名邑三尺童子莫不有師一時之稱為師者衆矣獨書菴劉先生以家傳詩書兩經窮極底奥進則得售于有司退則見師于鄉邑凡造其門必充充有得出而掇科躋顯者項背相接宣德甲寅余因中書許公得延于公署擇搢紳子弟之可教者從之先生嚴規矩正梯航以成就後學為已任小大井井間無不知感無不鮮其為師誠不易得也若長若幼樂於相從不欲須臾

去左右玆以歲暮將有事于先祠告歸余子蔓董偕二三子恐遂棄也請余告留余因記宦途三十年乘載江湖間操舟得其人則風濤不驚津涯可指不得其人則行不安食泊不安寢覆中流而幾喪思向之能安吾乘者猶切切不已矧諸生方銳志于學正游汗漫迷寰區之時得示以道路指其津涯胡不思所依歸而崇重也哉先生以孔門成人之善為心知諸生之可教必不待余言而後不棄也先生曰然諸生欣然拜送之葛山乃

別

贈太史羅先生序　邵寶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予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黄道于其里因預為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内予問二生公道所由城曰由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將由之里曰由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由之既而公出予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由也夫浙之道坦矣而

迂吾嘗由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由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顧皆不由焉吾將由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于京師蓋為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泗吾將濟焉嵩行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壁而卧庭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為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為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髙巖絶壁為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

陵崇丘為古㑹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為古戰鬬之場吾又將弔焉賦焉聞者采之覩者圖之可獻則獻可録則録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游于今為勝稱之不衰吾嘗壯之頃雖西走關陝東涉瀛博南經婺越北抵并冀足跡半天下而獨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臯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于是憾焉故雖迂于浙險于江吾必由之吾且老矣舍是不

由其將焉待哉予聞而笑曰公之于世誠熟矣竒以為文危以為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尚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君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紀紀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為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公亦何慊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説二

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贈教諭林以永序　張詡

道之弗明他岐害之也他岐云者凡影響附會創為臆說以亂聖人之道似同而實異使初學靡知所從止者皆是也今夫釋老申韓楊墨之為他岐也人人知而遠之至于以儒名世而學之之差弗自覺其言之盭此其為他岐而人匪徒漶乎弗之知也因而惑于其言遂併以聖道為然終身倀倀然不為冥迷之歸者或寡矣昔

人以孟軻之功配禹豈不曰救人心甚于救人命也於戯兹豈細故也哉姑舉昔儒所謂道學體統者例之其言曰所謂道學者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噫然則然矣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茍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孟子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孔門三千之徒而德行一科惟顔閔數子可以當之由是觀之理果易窮道果易行耶又

曰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夫精義入神非聖人弗能也學造乎聖域矣安事行與力為邪若是所謂影響附會創為臆說以亂聖人之道似同而實異者也而又何必釋老申韓楊墨然後謂之他歧哉莆田林有年以永清修好古有志好學者也家貧母老以鄉貢進士起家領教蕭山嗣補子廣之東莞來從予游者數年矣予未始一言以及古人造道之妙非靳之也誠懼夫學非自得則徒益口耳亦姑待其徐徐悟入耳今以

九載秩滿北上其學徒林子逢陸宗政輩干文以贈先是以永以新刻正學楷梯遺予予深懼其自畫甫等而上之以求之六籍四子以契之吾心探淵源修大業而惟區區他歧之是惑也聊以一言破之

贈吳獻臣赴成都序 李承箕

無憧憧無將迎渾然端且恪其存心有如此者惟正之從不合故迹不同流俗其事事有如此者矯矯暨暨不畏萬强不欺一孱其合世有如此者此治世世之大人也

斯人而居治世位必高禄必厚人皆以為儀刑而瞻依者也崢嶸以為高辨察以為明其存心有如此者仁焉而煦煦義焉而子子其事事有如此者熙熙而來攘攘而往其合世有如此者此濁世之大人也斯人而居濁世位必高禄必厚人皆以為儀刑而瞻依者也吾嘗以為不主彌子而得衛而不與肘者比而得禽獸古之聖賢如此而始如此而終如此而富貴如此而貧賤吾將與之醉飽乎仁義光明乎閶闔遨遊乎霄漢出入乎古

今舍此則無所用其力矣吳君猷臣以成化丁未進士為順德八年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成都領州三十有一其為人所景從宜亦多矣况今治世也猷臣將不為治世之大人乎僚簿武寧張如玘請文贈之予忝知猷臣舊故以為言

贈尚寶司丞沈廷美序　張弼

中書舍人東吳沈廷美遷尚寶司丞有議者曰廷美才猷器局可任劇曹可執邦憲可牧大郡可幹大藩可叅

大政昔者以其藝文俾典中書用一而遺八九論才者猶惜之今以之守夫天子璽符重固重矣無乃枉其所抱負蓄其所設施乎駕部郎張弼聞之曰過矣過矣昔東皋子申齊金父皆槖千金周行西北以購良馬逾年遇一駿于甘凉間競欲得之反面不相能東皋子申曰吾欲得馬以利戰威敵國之大事也是馬力充膽雄足無罔陵淖澤目無矢石殳矛視千里猶舍堠負金甲猶緤舍是殆無馬矣子欲何為而攘我也齊金父曰吾之

用馬也入則駐蹕坡抑僊仗出則駕玉輅驂天衢必銜不妄振吻不妄歕跡不妄投折旋中度盤控有儀豈徒以其色純其德良其力充不駭不擾而已哉吾聞馬孔多舍是無馬矣東臯子申曰唏是觀美之具奚以競我乃共質于伊文子子曰仗衞之儀擇其精行陳之間用其粗具其粗者百一具其精者千一精麗具者萬一選萬而得一不以歸乘輿之奉乎無以易矣由是齊金父奉馬以獻咸服伊文子之善論馬也不以廷美幹名藩

牧大郡執邦憲理劇曹綜大政者亦猶是耶議者帖然下意夫天子左右必才具衆長緩急有濟與當一面領一事者殊科此廷美之遷用人者沉思却慮而然膚見噪議能知之乎雖然人之才也勉而脩日宏滿而弛日削廷美其容自滿乎豁用駸駸何所不至也是為贈

贈鑄印局副使陳啟易序 張弼

昔秦使九方皐相馬報曰牝而黄往視之牡而驪馬至天下之良馬也蓋得其精忘其麤耳流俗論人者徒以

地望言豈知人者哉是故髙官大爵輙謂其賢且能否輙愚之其惑甚矣農畝之秀山澤之癯屠沽之傑其才智豈果盡出髙官大爵之下耶如京師百職所萃豈果皆當才也耶以此論人失之遠矣金臺陳啟易在禮部為鑄印局副使固卑官也吾與之交不計其何官但知其于書深六義于畫入妙品于詩清縟耳于接人恭而弗謟和而弗隨耳守其職確勤耳㢘公耳事上官順而不屈臨下威而有容耳雖然吾與啟易亦得其麄得其

精者中書舍人李應禎乎蓋啟易自少隨伯父通政公于南京又嘗從師于姑蘇應禎與交久嘗許其孝友端諒有仕才局副使非其志也蓋有待也此吾未足以知之然而啟易嘗以墨妙遇好友輒與寫神將悉得其精乎游戲事不得其精固未大失然啟易亦嘗觀人于麗乎否也其同局盧大用輩欲予有言以表其長宣其鬱噫安得九方皐之術以相天下之士哉不勝為啟易發大行鹽車之歎

贈餘干章幹卿西還詩序　謝復

今年春餘庠士章君幹卿偕同志葉君本深侍其師胡君耒臣以春秋游祁門求益充其所學既有得將告歸祁人游餘干者若予從弟宣輩辱諸君愛且厚臨別求能詩者送之行且索予詩并徵言引諸首予惟春秋魯史舊名吾夫子修之以垂憲萬世者也漢興始以三傳置學官迨厄于王氏新說庠序不以設官貢舉不以取士後世學者遂以春秋為疑書而不之講北方學者尤

加尠焉在江南惟吉之安成蘄之麻城廣之東莞併巖之祁門凡四處獨擅名予祁人也請得以其源流言之祁本下邑未始以春秋鳴勝國時先正環谷汪先生始得聞吾紫陽朱夫子之學於其大父東山居士紫陽夫子一傳為勉齋黄氏再傳為雙峰饒氏東山嘗學于雙峰而先生實嗣其傳故其學為有源委既而以春秋領鄉薦明年會試與主司論議不合退而纂輯諸家疏義以詒後世及先生没而其傳泯焉後五十年當皇明永

樂之季復得予先外祖居易周先生爲能推明是書以教學者繼以是經中禮闈而祁之春秋始復振舉又三年爲宣德丁未適斂江孫曰讓以其外父右屋吳公所傳中山李氏之春秋來掌學事而中山蓋得于朱子門人張主一之再傳與吾環谷之所傳者同出一源自是業是經者擢巍科躋膴仕後先相踵而祁之春秋遂顯名于天下與安成諸處相頡頏矣遠近來游之士日衆以文行事功著名者亦往往有之而掇科筮仕特其餘

事耳諸君才智過人俊游日富且不自滿假泝流而上歷三百六十灘忘其險阻以所學來就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第未審其所學者將踵環谷之貴躅溯紫陽之餘潤上遡洙泗探夫子筆削之旨以經世乎抑從時師之說兼傳帶比絺章繪句以取科第而已乎吾不得而知也今以所聞歸而求諸方策之間與餘庠多士互相磋磨日益求其所未至其必得其說矣安知餘干之春秋不由此而盛與江南專是經者相望而起乎此僕之所

私而諸君之所當勉也若夫惜別留連之意則詩人言之備矣予奚贅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于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于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

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于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于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遥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兹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且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

舍貸而行曰兹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强子者乎曰瑩至于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强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于吾門也則遂至于吾門無假于人子而志于聖賢之學有不至于聖賢者乎而假于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兹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于

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鄭德夫歸省序　王守仁

西安鄭德夫將學于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

焉盖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于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于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于講説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于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于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于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

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辨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為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為書其說遂書之

贈陸原靜序　　黄綰

夫世所謂豪傑之士者道淑于真見行高于獨成其于

人也可以從可以無從從之為苟同可以違可以無違違之為立異蓋此歸者道焉耳夫奚求其他此君子所以見道而成行也陸君原靜其庶幾乎陽明先生如景星鳳皇夫人能知之也乃為當路所忌言官承風旨交論其西江軍功為冒又以其學術為偽異說喧騰人莫敢論君獨抗章上言自引為門人而弗辭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得喪吾安能知至吾皇上典禮之說如日月行天夫人能知之也而當路力主異

議欲考孝宗人爭附之雖平素號為君子皆歙然風靡
道路以目莫之敢異君乃本公羊氏說上言欲考武宗
既而悔曰吾過矣吾過矣欲請改之尋以艱去迨釋服
來京適修明倫大典書成君恥其言揚于冊而弗題也
乃上章自訟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
得喪吾安能知若君者真可謂違衆獨立有過能改歸
于道而不流于俗非豪傑之士能與此乎夫自世教弗明
人以誦說為學而弗知因心推孝即性求理狃世儒之

蔽陋失變通之時宜迷繆乎心非一日矣且人之秉彛極天罔墜悔悟之機自君啟之天下之失其性者孰不戚戚然而曰吾過矣吾過矣於乎童而習焉長而信之非信之罪也習也始而非今而覺覺而悔悔而改盛德也此君子所以見道為有功矣歲六月吏部以君補南刑曹副郎將行過予言別書以贈之且將白君義于人人云

贈王汝中序 黄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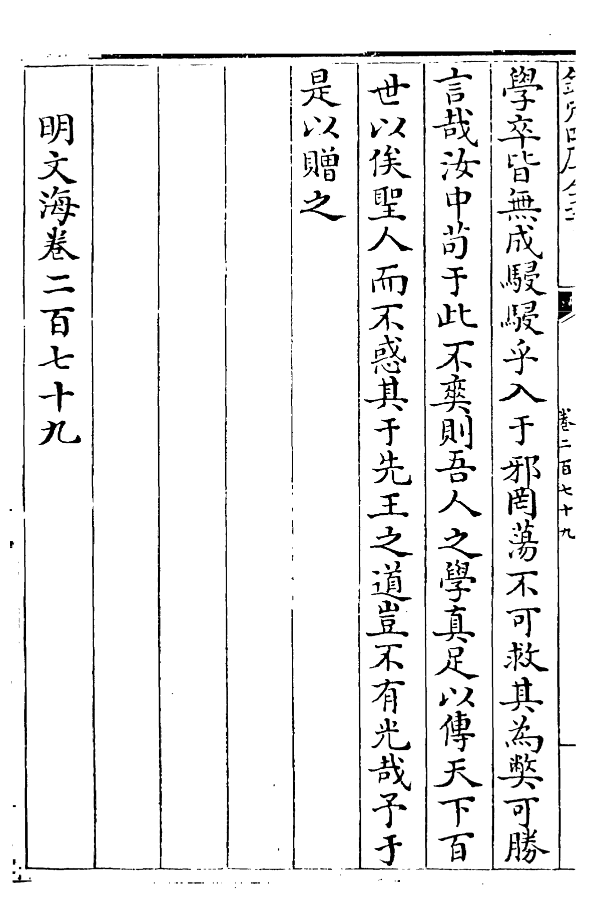
王汝中選南京職方主事將行同志之士請予贈言予來汝中而謂之曰子學于吾陽明先生有年矣聞先生之言亦熟矣亦聞西方之學有顯宗者乎即其宗而顯之斯無獘吾學豈西方比哉跡有可比者不得不為吾子言之夫良知者固吾先生之教也然亦知獨知即良知亦吾先生之教乎昔者堯之授舜初無別語但曰允執厥中而已舜之授禹則加數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即道也道何在哉在人獨知

一念幾希故曰道心惟微道而用之則有過有不及此惡之所由生也故指其用力之方曰惟精惟一精者思也一者道也思得其道則無過無不及矣故曰人心惟危所以戒而謹之夫道心人心一也以一心而精之一之此萬古道統之真傳也孔門致知格物之訓克已復禮之教曾子子思慎獨之旨孟子乃若其情之說皆本諸此至于宋儒學之始皆假禪為入門高者由其上乘下者由其下乘夫禪乃出世寂滅之事視吾聖人經世

之道不啻天淵之懸絶蓋聖人之道皆準天地之生生自然不爽者爲之建立故其言本體也則曰易有太極皇建其有極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其言用功也則曰必有事焉學有緝熙人必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然禪皆以空爲本故其言本體也則曰四大非有五蘊俱空其言用功也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無所無無無亦無其分二乘但有自然勉然之不同其自然者知其空而空之其勉然者必持公案而後使空之故由二乘而

來者豈能頓然舍空無哉所謂語焉不精擇焉不詳者也故其論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則曰心體之虚原無眹兆雖在諸巳亦有不得而睹不得而聞者是為無極太極之妙此學問之所由繆也殊不知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人所不見乃巳所獨見獨見之中有天則焉由之而行所謂闇然而日彰者是也反之所謂的然而日亡者是也又其論無聲無臭也則曰心若起意則為有聲有臭心不起意則為無聲無臭則為

無思無為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殊不知聲臭即云聲色皆指其外者而言意必固我皆指其邪者而言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不得得者得其中得其道而已既得其中得其道即已止于至善過此又何思何為何意何必何固何我哉于此而復有思有為則皆外而邪矣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辯者也夫獨知之有知覺乃為良知知之而思乃為聖功之本此乃聖學宗旨之至要在今日之當速顯者于此不顯則學非其



學卒皆無成駸駸乎入于邪罔蕩不可救其為弊可勝言哉汝中苟于此不爽則吾人之學真足以傳天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于先王之道豈不有光哉子于是以贈之

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九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七十一

贈序

贈南潯人丁叟序　楊循吉

士所以學者將以為天下用也無以自見而又恐人之弗信故以其所有著之為文葢志之曰吾之用也必若是此乃士之所以為文者而非虚言也及後世求士不

以文好士之文者甚少而士之文益賤抱其文無所于售公卿之視之者以為潤色粉采之具不以此重于士之文可以無作矣幸而有無勢之人不得志之友間復好之而士聊亦以此自慰藉相與出其心志之所得者一共讀之以為樂然豈士之願也哉予少為士切有志于學學未至而莫敢以文謁人不知今天下之好文與否也南潯人丁叟未嘗讀書而勤勤來乞予之文此固得于誰乎而亦何用哉然余以為士之文苟不為天下

所好則苟有來欲之者雖不知皆可與也而士至于使叟好其文而無所用于士則亦可嘆息矣而豈余之願也哉

贈李典籍序　崔銑

高陵李先生守典籍三年考績得上考將還南監司諫呂道夫偕銑往餞之李先生吾友呂太史仲木之外舅也吾友之賢天下莫不聞先生恬雅沈篤見容者消其吝接言者去其躁昔孔子稱子賤謂魯有君子焉夫君

子者教立則變宋有石介者直講也太學自介與故道有可尊不計乎其官人有可師不頼乎其勢先生之職典籍也自經而下咸在焉凡數十萬卷矣當年不能誦其辭累世不能究其學太史公已病之夫先生之道存乎經耳學者惓于行於是乎深性命之談亡其本于是乎長鞶革之飾始也以經進而中也與經戾是故習詞賦曰屈曹而已矣不曰風雅習文章曰遷固而已矣不曰典誥習訓詁曰王鄭而已矣不曰伋軻習事功曰律

例而已矣不曰經術習玄理曰虛靜而已矣不曰孝弟習通變曰謀術而已矣不曰仁義甚者勦古義而易其文畢已就而高其論代增人沿假以名世學者皆眩迷而不知要銑聞之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為三百而後始可誦法夫慕父母者孝子之行履六經者醇士之學是故經行而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也

贈吉安張太守序

馬中錫

六曹皆官也世獨多刑官六經皆學也士獨好精法律學謂其一官刑曹百務皆諳一精法律終身取辦視他官若不足為矣故人恒多刑曹官而刑曹官亦以此自多予未敢為盡然而亦未敢昌其說成化甲辰春秋官員外郎張君抑之以年勞遷吉安守抑之先君子嘗贊太平郡幕有遺愛民至今懷之侍御鄒君公輔郡人也因謁予文以贈予往未敢昌言者今可以言矣夫大江之西固多劇郡然十三郡中吉安號為尤劇邇年俗漸

于澆民健于訟非得長者坐而鎮之不可嘿挽其馳突而潛消其桀驁豈專刑名法律家所能諳且辦哉予官諫垣八年于茲校閱刑書封駁舛誤習見所謂刑名法律矣奸者舞文以規利廉者彌文以近名刻者深文以示威不一再轉輒喪所有負所學惡在其為諳而取辦哉亦嘗習聞抑之矣其為人務為長者其立心恕其決獄平其為文無一切深刻巧詆之辭其貌謙其氣冲虛不自多精于律學不自謂為精以是為守易易耳豈必

取籍于彼哉若刑名可以取辦法律可以諳務則商鞅韓非輩駕伊吕而失孔孟久矣夫六經檢心之書也法律刑人之書也學者明經致用尚藉之資奸僞以壞心術况法家流乎寬抑之之風度而上泝其先人之流澤抑之之賢固有自來而牧民異政有孚惠心果非一刑名之可例論也譬之役狙者然豢之者固得其用扑之亦可得其用相與角于市無異也至縱之林木之間而招之豢之者狙見且來而扑之者狙見即走矣法家扑

狙者也抑之豢狙者也豢與扑其為道殊其致效亦異吉之民其亦知所審焉則可矣

贈李明府汝弼序　馬中錫

進士李君汝弼補襄陵令人見其風範壁立制行斬然正人君子之氣可掬遂逆其為政有可觀也一意勉以入為臺郎至形諸筆舌率皆諛詞而少規諷中錫獨謂其不然夫天下事未有慕乎彼而不妨乎此者也必若而人之言是欲天下為令者動輒以臺郎自許而後不

敢怠其政吾見天下之令從茲弊矣譬之食與獵然一下箸之頃志在太牢則其飯脫粟也必無味一發輒之初志在逐麋則其顧兔毋怪乎其不審也今期人美政誘人美官何以異于是政恐其致力于彼者專則用意于此者雜而規圓殆未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爲令者天子何以知其賢而擢用之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然後獲乎銓曹而聞其賢于上乃名爲臺郎也否則雖賢不能自達而欲爲令者憧憧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

將使人背兎以從糜啗粒以嘬肉巧其政以求售矣此心一萌設機萬種新譽日歸舊學盡負君子忽焉下流正人漸為曲士為斯言者導之也守有司也徵科者有司之所事也臺憲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曹黜陟官也責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嗜尚以獲其懽心焉故以徵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漁原狩罟舉無逸鱗網合無亡蹄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憲則法苟極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名檢中銓

曺則布被食餌者櫛比以欺世而銓曺之心獲矣大中之有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為巧中哉其究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而天下之令無一善政然後已吾故甚不滿于以官勉汝弼者也雖然涎昂不可以誨烏獲而舉昂者必烏獲學謳不可以責韓娥而善謳者必韓娥窺驄睨豸固不可以喋喋獻喙于正人君子而隼鶻鵰鶚之羣詎能舍正人君子哉是則私有望乎汝弼

贈張巡司序

馬中錫

篠人張汝誠以精深吏事從事公府數年得官為即墨右倉氏又數年以出納底績晉秩為武進奔牛鎮巡司以姻戚謁予宦邸視茫茫而髮種種矣予進而告之曰若知巡司官之道乎夫官以巡檢名則其職在弭盜而百務貴檢察然今之盜未易弭而盜之情未易察也昔之盜以貧今則殷富者亦或為之矣昔之盜以愚今則號為士人亦竄身其中矣昔之盜畏法令則玩而易矣

夫搜捉之官巡徼之卒詗其所如而掩其不備所持者法爾盜玩而易則法不足以制吾法不足以制而吾弭盜之術始窮檢察雖極于精明而無所于用且巡司甲官也高位大寮發蹤指示者也司督理者以多賕而通音問主案牘者以稔熟而竄姓名勢家為之居停主人不敢物色貴幸為之保庇恩主不能盡法甲官何所用其力耶是必端廟堂之本以清于源拔介特之操以勵于節倡輿論之公以正于俗源清則盜無所庇節立則

盜知所恥俗正則盜無所容不煩刑誅而盜可漸平然此非汝誠事而亦非立談晷刻之所能盡也禦盜則譏察非常得情則哀矜勿喜汝誠之所當自盡者如是而已危言高論其於汝誠何哉于其行姑與之飲酒而已汝誠嚬蹙言曰是誠難矣誠非吾所敢任矣書斯言以畀我值清節敏才者將以告之或藉以集事遂書之

贈黃子省曾序

霍韜

昔年讀文恪公哀榮録知文恪有門人曰省曾黃子者

公門高第弟子也善文辭繼讀空同集見空同與黄子往復札書又見黄子所為空同集序又知黄子篤好古文詞所自作逼真六朝嘗曰江南才士如黄子者可以文辭表樹于世矣惜不得聚語庶幾共進古道而黄子尚助予之蹇也乃今秋仲黄子來自姑蘇過予見古樓聚語累日復見所序水經見所叙西京雜記諸書則曰黄子博雅之士也又見所叙高士傳見所叙洙泗本旨乃又曰讀高士叙論可知吾子志之所希矣若洙泗本

古予殆未之知也亦有以發我也乎乃今黄子告歸曰何以教我渭厓子曰予何能有益于子也予之荒陋何能又益于子也若曰學以博古也子則既博矣若古文辭子亦成家矣皆予所無能復益于子也嘗聞之學以洞見大原為要而戒于小道之溺譬之萬井之邑邑中之衢徑什伍比聯亦萬其棼也有蟻焉曰吾將由徑循衢次究什伍默識之焉雖積月累年所由以識也不能數徑有烏曰鸛鸛鶴之屬也振翮而過萬井之徑一盻

瞭如學亦若是而已黄子于道務見大意其必為鸘也無俟于予之言也予之陋亦何能有益于子也究竟大成惟黄子也

贈王躍之還建昌序　夏良勝

文武一也後世而二焉今欲其一難矣兵農一也後世而二焉今欲其一難矣此經世者之恒言也然有易而一之者何哉每聞章縫談兵法指畫勍敵如在目中謈之者曰文武才也介冑之士稍稍事筆墨約束衣帯類

寒士人亦異視之兵制襲壞坐食以困農尺籍半虛調
發不足按籍刺丁壯威貨迺訖猝有警備又驅以先之
冀傷敗可以避法求其故則曰是以賦出兵之意嗚呼
若是而為文武兵農一也是何其易易也歐陽子謂困
天下以養亂者虛矣而武士征行若棄于市書生制敵
一試而敗獨劉秩也哉是古之文也以資武今之武也
以冐文古之農也以寓兵今之兵也以厲農故今之文
武之一也余欲為昔之二不可得已今之兵農之一也

余欲為昔之二不可得已然而習尚非可以旦夕移規制非可以草率議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則懷天下之憂者於一方君長寧無有厚望者乎千戶侯王君躍之余少以文字友者也茲歸守禦吾邦其於武事固當深講者而邦伯韓君又將家子躍之夫亦有所遇矣志相成而類有所感則樹兵以衛吾農者可幾也且為謝曰余亦談兵者而今則已矣然亦豈但已乎蓋思所以一之者而未得其說也

贈鄭子榮還曲江序　張岳

鄭君子榮將歸曲江詣予別予飲之酒而問道所由曰有二西出新林浦泝采石入湖口泛彭蠡抵豫章城下以歸易矣而有彭蠡風濤之險東迂道千餘里以避彭蠡歷吳會横絶兩浙繞衢信而亦會于豫章然迂迴緩曲不如西之捷也予曰行也期至爾無速于險道途所次山川之迂徑疾遲固將道之以至者也苟不止無不至焉夫彭蠡風濤晦冥變化頃刻殊狀使人心掉神慄

及俄而就定波平如掌一駛千里豈不足以快所適哉然有幸會焉則整裝束出綏轡徐掉其于至也誠的而安矣嗟夫天下未嘗無久遠不可至之道特巧于涉世者不勝于好徑冀幸之心學飭于私見而名之信否幸乎人事决于小數而功之成否幸乎天夫豈無所至焉以自信其心由君子觀之則有逡廵退避不敢一投足于其間者多矣是故難易者勢也近久者時也裁而處之者義也化而忘之者道也道義所安命則立焉故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獨歸也乎哉子榮再拜曰守仁也問行而得持身之方敢不敬夙夜于是復酌飲之而與之別

贈郡丞春江李侯序 張岳

余昔居京師頗久幸官閒事鮮喜與恢廓辯博之士譚論古今制度得失蓋至于兵制末流未嘗不慨然三嘆也人心之靈可使百世四海而相通至于血氣之剛柔强弱雖父母兄弟不能相授今使從戎者世及違其水

土風氣履行陣于數千里之外往焉未必足用也民之以世及從戎者徵調騷動困且極矣而戎衛之符檄交下歲月未已識者咸知憂之特委諸莫可奈何曰法則使然噫法固然也行法之意將不在人乎餘干李侯佐治吾郡于郡事無所不與亦無所不善而清戎尤其顓職嘗嘆曰今天下兵弛民困養兵之費既竭民膏血贍之復驅彫瘵之民以充其無益之數吾勢與位不能及遠泉吾赤子也吾敢慢視乎哉故佐衛五年四方戎衛

之符至辨其真偽量其逺近審夫家衆寡蘇瘁之數以權其當行與不當行者苟可以免吾民悉留不遣葢侯勢與位之所能及盡心力而為之如此若夫位守有限非侯所能及者則與余同一憂嘆而亦莫如之何也天下之治非法制明備不足以攝人心而防世變及其既也法有時而獘不知所以變通之復為之申令密禁而法之獘者愈深固而不可解則當令之可嘆者豈止一事噫安得千百李侯者布滿列郡以蘇吾民哉御史簡

公采侯善政而旌奬之盖亦有以知侯者故叙

贈王與喬南歸序 張岳

嘉靖乙酉冬予北上京師仙谿王君與喬將赴選銓曹實與偕行予嘗入武夷上幔亭峰浮江達淮泝泗汶歷齊魯舊墟遇景物會心或古今賢達遺跡輙徘徊瞻眺不能遽去與喬儒家子往往能舉史冊所書者與余叅評其是非可否及予至京師幸職事稍暇抱疴寡出與喬亦能以其暇日數相過從談故鄉桑麻節候以暢鬰

幽懷如是者又三閱月則與喬既領選檄將歸矣余告之曰士不遠游不足以知宇宙之大而宇宙內事與其深思博攷于一室也孰若足跡四達心目之力俱遠然後能盡無窮之變乎方余與與喬北上也寒漲初縮舟滯于江皐河渚氷雪交沍嚴寒薄人而不甚覺者豪氣勝之也今炎暑鬱蒸行者以為病余欲留與喬涉秋以行而不可得豈非浩然歸思亦有以勝之與夫陰陽寒暑之變大矣人心有所向也尚能勝其變況有義理為

主于中則夫貧富貴賤榮辱死生之擾擾者真如飄風浮雲安能以有芥蔕耶與喬之官曰隂陽訓術夫隂陽之理未易窮詰若夫氣與數則所謂寒暑之變其大者然非理明不足以識之子歸矣伯氏與奇讀書窮理必有得于是試以吾言問之

贈年友陳士特司教新泰序　張岳

昔人謂司馬子長文得山川之助予嘗攷其足跡所及自龍門南徙江淮而會稽而禹穴又折而九疑沅湘既

已挹其精華秀麗矣乃循汶泗北放乎齊魯之都則巍然崛起者岱山詭然怪特者鄒嶧之刻石宛乎周旋揖遜之迹若與神接者夫子所講之射圃故子長之文渾深雄壯而紆徐曲折又不失法度可謂至矣予愛其文辭想其舊遊處又恨無子長奇氣不能迹而遊之今年夏吾年友陳君士特拜新泰學博新泰岱山麓邑而曾之故都夫子遺風存焉所謂巍然崛起詭然怪特宛乎其迹若與神接者皆遠近錯望可按迹而知矧士特起

南荒北遊京師又東而至于是也信乎追子長之大觀矣然子長之所得特以雄其文焉已耳夫子之道在六經其行事之實在春秋而尤詳于魯其當時會盟戰伐歸取之地荒城頹址不與人代俱往猶往往散見魯之東西郊想其人與事攷其是非成敗亦有使人咨嗟感創不能自已其有助士特專門之學亦豈在子長之文之下哉古之學者既有義理以養其心矣及他所以輔養之具不一而足其在庠序則有釋奠釋菜之禮釋奠

有樂釋菜合舞樂有德有語而舞有位又習之于射以觀其德而皆以禮樂為之節如此其詳也而今皆廢不講其僅存者亦皆苟且滅裂不足以為法魯有聖人之風焉豈無聞而知者士特相與講而行之以教其人所以養心成德又豈但取諸足迹所及而已哉士特將赴新泰告别于余余故為亟道其所以樂仕于魯者有若是云

贈大參孫公毅庵序　張岳

昔人論士行得失深致謹於方圓之辨自靈均已有是言其曰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盖不以圓為善也柳子厚反之曰人當方其内而圓其外方所以能守圓所以能行余以為内外一理既有意于圓其外矣則夫方諸中者安能固守而不變哉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是皆有天則存焉聖賢之道天則具于心而時措從宜以適於用未嘗不方也而亦未嘗不圓故學者之所以持身應變豈必于其方圓之迹云乎哉亦反

諸心以嚴其天則而已矣某年二十三始識穀庵孫公于浦城其後六年復見于南都又十一年乃今復見于廣右而公之蹤跡則自縣令而給舍少叅憲副得罪當道落職典史稍起今官其于得喪禍福去就升沈之變備嘗之矣而未嘗以易于初豈非剛方自信之士哉夫方圓皆天則也非圓無以濟方非方無以用其圓然或不得已而至于過也則寧于方焉過之無寧于圓故曰行已有恥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皆欲人以

方自厲也方中其節無抗之為激狹之為隘執之為滯是亦圓而已矣况夫無是病而備其則如公者于以適天下之用焉往不宜哉公以廣西叅政改江西諸嘗同官者宜有贈言謂某受知于公者命之使言故敢竊推公制行之實以告之亦不肖之所願學者焉

贈冐玉華遊南雍序

林春

冐玉華先生以選貢來京師上春官試大廷制也將遊南雍東城子雅在鄉曲寧無言以贈其行乎盖天之生

才不甚相遠人之自遠每失其初故才者自見其才抑或為才所使竟成技藝之小而能自養者則又就其才之所近者從而裨益補綴以文其才以發其粹若將曰本吾心之所有者從而直攄之因載籍之所傳吾惟精進焉耳庸何傷況美愛可傳言文行遠在大賢亦所不免何在其為非學乎噫古人立言與今人之用心可窺矣昔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矣非臨文脩詞以緝其事而寫其情也盖事在言前意因文顯故有孝親之心者

言自藹然有忠君之心者言自愷切言發于心意足于養不求其達意足而文自流不求其文言文而道自載如水之來其源不竭其流自長其流既長其積必大汪洋充溢風過文生天光雲影相為照媚而生色變態隨感順應有不可以盡藏者矣是孰使之然哉氣聚而不散力振而不衰神顯而不藏颯乎穆如莫知其妙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文之則也若徒摘前人之言以發在我之藴意不融而辭不達中無主而氣不攄殆

不免于牽合比擬力索强探精神之感發旨意之紓徐不能使人聽之心融見之色受也豈其降才之殊哉養之不同耳王華先生幼負雋才長而能文及其養而有成也父兄多賢詩禮奕世故才成有本養必以道不徒文而足以顯其身大其遇者有可必矣今而南也豈無所自見以大其養乎予嘗游南雍矣見其分甚嚴其禮甚肅謁國子先生于堂下而莫敢接詞其道甚尊然後知高才多下盛德若愚氣槩一世者亦將自歉而且藏

矣蓋東南之賢咸聚于此人文之化實始于南君子親師取友以大其養者不容不早以受也故名世之賢輩出君子之游亦奇玉華之往也得無撫時慶幸少同于予乎況才而且美于此益粹其和養而能成于此益增其大行將望重鄉閭而子弟從待用銓司而上下服䝉養之文于是大顯若夫一第之榮則係遇不遇者數也何計乎況又將來科第不靳玉華之游而夙成遲發又造化之厚待吾人者也而君子之自養則又不盡囿于

天者是惡足為玉華勉乎

贈少府吴竺原述職事　薛甲

事有合于法而睽于情者君子或是焉而未必其是也亦有合于情而睽于法者君子或非焉而未必其非也南蠻不恭朝廷斂天下之精兵猛將屯聚東南而使元老重臣視之于聲罪致討之宜得矣然而所屯之地皆耕稼之地也所役之人皆耕稼之民也必以為是則東南財賦于何而出西北饋餉于何而供以是為是

焉而未可也迺若開關塞通市易使邊鄙民庶得自縱于法度之外則必有犯禁而于法有所不合者然而内地之民得耕桑矣海外之貨得流通矣其利又有在焉可以其不合于法而遂非之乎君子為國家長遠慮則必量輕重度緩急故法有所不必拘而名有所不必徇昔者魯人獵較孔子從之子貢贖人不受金又從而非之夫不受金潔名也獵較爭端也舍潔名而就爭端聖人之慮豈不及此而必為之者誠知拘于法徇于名非

所以安人情而適治道也人情之所不安大亂之道也皇明包宇宙以為國盡宇宙之所有以為財而財之所產其最多且鉅者莫如海既煮為鹽以供軍國之用矣而其利之所不能盡取者盡以歸諸其民其所不可必取者盡以歸諸其四遠雖其間市舶有司提舉有官防閑之具未嘗不設然而樵漁者不禁互易者不禁大抵皆網漏吞舟者也夫王者聚人以財而顧疎濶若此者此孔子不拘法不狥名之微旨也且夫殊方異域之人

挾其百千萬鎰之重貨泛拍天巨浪之中不俟開船以與中國之人交謂之曰番人犯禁可矣然非取諸中國者也中國之人取其家之所有不俟開船以與殊方異域之人交謂之曰中國之人犯禁可矣然非越人于貨者也中國之人與殊方異域之人犯天子之禁欣然各足其所欲而無擾于內地之人內地之人亦無患于殊方異域之擾以寧其幹止安其稼穡而無貽朝廷與公卿百執事之憂則是不拘于法者乃所以深拘之不徇于

名者乃所以深徇之故曰不治遐荒深治之道也或者不察顧謂法之不足以盡奸而益詳其法謂名之不足以盡實而益潔其名卒之法愈詳而奸愈不勝名愈潔而實愈不足凡今日番人所以敢于操小艇而出入于三江五湖不假向導歷兩浙犯留都如蹈無人之境而無所嚴憚焉者皆昔日毀雙桅戮通番之人之説啟之也昔也寬之而不來今也嚴之而愈犯此其是其非其利其害其輕重緩急較然明矣夫由昔之道觀之至易

也由今之道觀之至難也舍所難就所易夫人能為而莫之為者無有以是非利害輕重緩急之詳入告天子與雖有能言之人而無可言之期也虞廷述職敷奏以言謂凡事當言者皆于述職言之也乃今嘉靖丙辰當述職之期天子憂東南多事免其郡邑之長而俾其貳行笠原吳君吾郡之貳也敷奏之道無分于長貳則笠原其當言者也吾邑尹金侯某以君之將行也與君之嘗有惠于吾邑也而徵言于予予惟今日之務其最先者

莫如治夷之政與其是非利害輕重緩急之詳遂書復

俟俾藉手于君焉且曰是可以言矣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連傑

謄録舉人臣胡念祖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七十二

贈序

贈徐子容序　王鏊

兩洞庭山並峙太湖中諺稱東貴而西富葢自國初迄今髙科顯仕皆東之出西無聞焉西之人未嘗不學也非無才且秀也於是人僉曰其地則為之倡一和萬以

為是固無疑者父兄以是絕其子弟不復使學子弟以是絕其身不復學有徐氏以同者山之世家獨不然其子縉依予學者五年矣其質秀而文可與進者也始予開以讀書之法而惶然繼予授以修詞之法而悚然而豁然而沛然縉非昔日之縉矣戊午順天解試名在高等人皆曰西山之天荒至是破矣夫昔之荒也果天乎人耶今之破也果天乎人耶事難在先蜀之陋也相如先之閩之陋也歐陽詹先之遂各以文顯兩洞庭並峙競秀西特寛衍有山

泉禽魚之樂橘芭竹箭之饒金庭玉柱為東南福地扶輿蜿蟺閟于古始發于今其發也必大獨一第也乎哉其亦自一第者始也天下有大荒焉非科第之謂也其不獲久矣漢有仲舒焉始一破唐有退之焉始一破宋有濂溪諸公焉又一破餘未之覩也子有意乎升堂拜親北轅言邁無或遲遲而來也

贈謝給諫序 趙貞吉

謝右溪子入為諫官慕學甚至曰吾從事于學則不疑

于言矣既引疾歸曰吾不能不疑于言尚其專事于學矣雖然朋友益遠微言難析吾其困乎於是諸君子謀為定志明學之論遂以委于某應曰唯唯夫至尊者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自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即名為志此志不失即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生志隳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以為必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朋友旦夕聚處先

王教化亦必羣處核列而後成有由然也夫學者之蔽有測窺前聖模度後賢摘服佳言飾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礙而此念既熟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倣妄念遂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凖即以標凖爲師而別起意念常受法焉隱微牽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編馳騖文學研究糾賾增長聞見剽竊空談支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

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誌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靜而沈昏是宅或徇動而神守離軀或照管馳求以為近取檢點科列以為自治惟此枝條最為煩多而終歸于廢學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真切託意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為是日作

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止于補塞脫漏惟知脩飾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智慧之種將盡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真見忽開緬思有爲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即期解脫或惜歳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惕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既熟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而舉目見前生者無本可據而掉臂

遺失是以卒歸于不學無志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立基無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錯互相生養而蔽無窮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自信惟當廓摧諸蔽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假修習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二在在具足浩浩充周矣雖然非有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與領此某濡迹宦途而學稍歸一則以京師豪傑所聚而誨我無涯矣謝子離索之憂其誠然乎哉雖

然謝子本知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真疑之體即信體也真信之用即疑用也求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不假修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謝子能信予言乎鳥啼花落皆是師資行道之人示我妙用而孰為離索之困哉雖然五蔽中人如惑予之言則予又將復為蔽人矣諸君以為何如為我告西川志士以

為何如

贈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趙貞吉

嘉靖甲寅之夏某釋罪南服起抱牘留都文選司為郎坎壈瑣僂無復之耳奚有往者脩名立事之氣哉蓋浸浸衰矣至睹世之著名立節才諝楨表之士又時時喜勃于中而機衡于外躡僑之與交抵掌而談行事所謂不自知其何心也人見予若此以為猶故吾焉不知予將掩其聲光藏其狂愚以逃直旦夕去之與屐豨者

比耳吾友華亭楊子幼殷者予至南都時所好交之一人也忘其身之坎壈瑣僂數與談當世之務述往古之迹者也談之時復憤之述之時復擊之往者脩名立事勁挺抗厲之意氣時倏震而衡焉即楊子亦以予為猶故吾在者也夫楊子博學洽聞脩名砥行蹈道而擇塗要異日為世之楨表予重之好之誠其心知之也顧楊君乃若不知予志意之衰何耶夫以楊君之明何可謂不及知予哉予內懷若此而外著若彼宜楊君之信予

杜德機耳居無何陞楊子禮部祠祭員外郎屬將去比撰冊矣考功萬子楊子驗封黃子稽勳塗子者皆楊子之舊僚友也以予與楊子知新而好深宜授簡而撰辭嗟乎予之好楊子亦奚過哉夫士不務學則陋不尚節則罷彼陋與罷剗見聞薄名檢剂方旁合于世恥貧賤而貴顯榮乾沒世利三倍而揚揚談仁義下幾發冢之辱哉君矯矯然蹶蹶然誠慕古之大雅與今世之卓爾者其擇之審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殆若人之儔

與雖然楊君方嚮世而予志在避去始之邂逅逝將背馳向之適願尋當相思四君子皆用世之才與楊君同其相知而不必與予同其相思則別君又予之所難也古之君子進不隱君退不忘世士者世之幹也予不敢忘世焉敢忘士哉嗟乎吾徬徨無所庸于世得遇士之足以益世者身雖坎壈瑣僂庶幾乎獲亦多矣

代贈司馬曾確菴平戎入覲序 趙貞吉

皇上即位命都御史曾公討治西戎之不靖三年乃克

平定之天子畀其才擢為兵部右侍郎戒行有日于是成都守徐君授約束服師旅煩劇之任于公所者二年餘矣夫兩賢相臨相知必深而兩知相别相慕必切亦人之情也乃與其屬内江令陳子謀曰吾何以荅我撫臺公相知之義哉安得能言又為公所知者道予意俾不敏之身宛如隨其言以侍公行哉即以陳子為介而託諸野老乃予謂陳子曰予非能言者然公實知予言誠不可已也初予與公書曰公知道又知兵也然未既

其說也今再晝一言之藴俾太守籍手以壯公行色可乎陳子曰若此實徐守之光雖諫亦賴有榮幸焉予遂言曰夫道者通于物之名也通于物者必通于己也未有不通于己而能通物者也上下四方而身處其中謂之物也矩者通于物之體也絜者通于矩之用也噫亦難矣要有本也傳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夫至忠者通于物之性而忘其己之身也至信者通于人之情而忘其己之意也故至忠者之事其所大也忘其百

骸而一念存焉耳孤忠所發金石可化而天下其孰能當之故成務而妙用不窮至信者之臨其所御也忘其羣疑而一真寄焉耳至信所符豚魚可孚而天下其孰能離之故握機而智用不測至若兵者又道中之一事耳以為詭道而非至忠不能行也以為詐事而非至信不能克也夫吾蜀坤輿之地古來賢哲所共經營也而深于兹道者其惟孔明乎南中之役孤忠懸于主而至信寄於敵去之千年猶有生氣乃今曾公之平戎節大

類之猗乎休哉豈非睿聖臨御道術將興而士氣與世運之交盛公為之先乎夫十年之前方隅之勩不敢望以忠信風之穎也久矣今主上以冲哲凝命吾相蒿目而憂人才之寡助盖以西南隅事試公于難非以為便也公于時視其所天之事猶曾閔之視其親之身也覩于無形也聽于無聲也秉心顧㞑一跬步而不忘也故忠達而信之者至矣將帥信之矣士卒信之矣百僚士農信之矣蠻忽而平條而滅矣宵爾不知其由矣此

之謂至忠非與夫孔明之平南中欲生之以廣與宇故信以寄於敵也公之平都蠻也欲滅之以靖華民故信以寄於敵之敵也此又法之變也陳子曰何謂敵之敵曰兵法曰攻城為下攻心為上夫能破敵之心者是謂敵之敵也以信為羅而致之是得破敵術之上也淮蔡之李祐也淮肥之朱序也遼東之田疇也得之皆能使敵自解體而忘者也此之謂攻心而曽公平戎之券也子故曰公知道又知兵也夫知道者公之學之正也知

兵者公博學而通于術也古之賢哲未有不臻於道術之域以待世之用者夫使世之患常少而才術常多則不患于不治矣如使世之患常多而才術不足于用則君父家國之責奚託哉古之儒者不得用而老則以道術傳諸人焉為後世人才計也以此為訓猶有陋儒擁敗絮以自高啗薇藿而傲世曰吾脩儒行也問以世事則曰未暇此曷稱哉昔冉有之與季孫布車陣甚精也季孫問曰子之于兵精矣其性然耶夫亦有所授乎冉

有曰噫皆夫子之所教也此又何行何暇也哉且予聞之廣道術于一身以備世之用者才士也通乎人已者而後能也廣道術于天下而俾一世之才足一世之用者仁人也則通乎人已而達諸天者然後能之公之菑行豈徒然乎予之所望于公者非仁人之事乎斯言也俾太守以壯公行可乎陳子曰先生之言其義大矣謹授簡而書之以諗吾守使以達于公不敢後也

贈申陽郗太守序　劉繪

儒有脩行効功致位業顯盛著久遠聲名惟抗才與節施于當世當世亦服之而已然才達論易縱節約論易狹孔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得非謂此與故士負才性多不羞小節而喜功名耀于春秋或因時取卿相至極富貴不厭節士懷孤行亢論執正義空室桑樞含水蔬食為快然進用常不合而亦取榮名于時是二者古人事業各有著見後之評品亦異揆以中執之論必大賢君子有推移化裁之妙云往子濫諫垣與翰林

荆川唐公論事荆川持論重節義曰節勝于才猶為得已才而失節又奚云才故閲士人取與如恪恪廉潔靜嘿才雖無所見必歸之清流因謂士之廉猶女之潔為名言也予謂近代文山公正氣貫日月素喜豪奢縱聲妓何也荆川曰古人德業自有可學與不可學如文山吾但學其正氣其豪奢聲妓吾絶弗學可也異日江西羅念庵遺書于予中有云士大夫立事務求本心若任才性而不求之本心則事雖極奇偉終歸變詐念庵雅

善荆川二公之學方緊時望而其識略相符也予自諫垣觸罪出守渝州三年服自論懔懔常注心目期不敢負交游焉家居十年静觀州郡守令康垢因以為百姓禍福諂一方利害小大二公之言又若針砭券契不可外也間信陽守鄒君政和操嚴清素自持與吏民毫絲弗染皆無請寄之私館乏食客之費百姓歌頌傳播諸守令墨者聞咸愧省予懷其名而私慕焉乙卯秋鄒君赴省試校文録予長子為首卷遂託文字與予父子善

厚予長子往謁留厤宇數日歸語鄒君少從荆川先生游性躭澹泊飲食服御一如寒士信吾師也予喜與所閒合嘆曰荆川公倡古學于東南其門人弟子相傳舉業射科目達者顴志詩文以逼追前代孰如鄒君篤信行其所學利澤及民物其得荆川之精者乎今年夏六月撫按交章論薦冠于諸郡節判賈君率僚屬吏民賀焉迺徵言于予予不能文申去光且三百里治行施設責采郡務莫能原察所聞清德自珍遠邇同附是能介然

守其師之訓大者足述矣夫冉求聚斂公綽不欲孔子論成人而兼用焉豈聖賢自處欲嚴以範世而其用人又取其隨時成就以立功名當時未與荆川極論之今不知鄒君以為何如也嗟哉嗟哉靈氷耀淵香玉秀谷士以潔而寶世也古人懸魚寵節留以表介物微而志貞芳烈千載人心同艷矣今廟廊之上有聞鄒君者豈不以為銅章墨綬之華也哉

贈上元簿何君懷珍序 徐階

凡天下之能有所樹立垂聲不朽者其果在人耶位耶有其人矣無位則不可成有其位矣無人則不能自成然則二者之中孰為要曰人為要天下之事有有其位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其人而成者也吾于上元籌何君懷珍有感焉君始為廣之白沙廵檢白沙負山濵海寇出没無常君時能捕其酋佛朗國人以蜈蚣船入寇船制上廣下鋭環植以木百夫鼓枻倏忽去來矢石不能破又為銃大小相貫着鐵丸其中每發可二百步殺常

十許人吏卒莫能禦君間行誘其黨盡得其法以歸因以其技攻之賊不敢近廣人用寧嗚呼君迅檢耳其于位非有藩臬牧守之尊其于資格非有公孤卿輔之望而廣之寇盜上之人所不能制者君獨能捕且却之其誠有不繫于位者耶自有廣以來寇盜之患非一日吏于其土非一人而卓然有所樹立使後之人歌其功而不墜者至于君始一見吾不能無少望于在位諸君子也廣之有山海小寇未足為重輕佛朗之禍可謂亟矣

使其時非君出死力以圖之其能遽就寧乎吾是以幸廣之人獲受君之庇而又惜其不幸而不得置君藩臬牧守之位使盡其才以衛其民也今天子明聖治安之念日久不忘于懷自廣之吏以及天下閒君之風其亦惕然于中乎夫苟惕于中則必思以名于世果如是吾見治安之功不難致矣請為天下賀之君名儒懷珍字江西寧都人其將赴上元桂鴻臚輩若干人謂予曰子素知何君不可無言以贈予曰諾為之序風于縉紳焉

贈黄孟偉南歸序　陳琛

南京刑部廣東司郎中黄孟偉弱冠時習為舉業或曰是質實者不能為華藻之詞取科第必遲而乃以二十三之年領鄉薦二十七登進士第既而主事刑部或又有曰是剛且方者剛則用猛方則寡諧于仕途必不利而乃以清慎明恕著聲合遠近士夫無異詞焉余用是知夫質之美者有華剛之善者近仁而方于行者亦未嘗不圓于智也然則人物深淺實未易知而余亦安敢

自謂能盡知吾孟偉者哉兹以六年考績援例得乞歸省將行大理林君茂貞吾閩諸大夫携酒贈别謂余于孟偉有一日之長不可以無言且曰仕宦晝錦之榮春風彩衣之樂皆不必贅願進孟偉于古人中而期之以遠且大者余曰君與孟偉皆同安人也同安先輩蘇丞相子容在熙寧中以不附王介甫罷歸君以其人為何如茂貞曰不附介甫則正人也又何議余曰釣磯丘先生葵亦同安人也處衰世而卷懷不出何如茂貞曰斯

固正人也以其隱而無所建明耳然此二公皆千載人也吾與孟偉顧學之而未及余乃作而嘆曰介甫抱負經濟以周禮為必可行蘇公未嘗有一言稱其行之是而釣磯則確然謂周禮之當遵是二公意見自有不同而茂貞孟偉乃皆學之而自以為不可及然則義理固自無窮而所見亦不必皆合惟其人之正而已耳正則自古非必事事步古人之故轍也蘇公不附介甫固未必謂周禮盡不可行而使釣磯得行其志亦未必謂周

禮一一皆宜于今也居今之世服今之服司馬衣裳之古伊川帽桷之高亦或有訝之者噫古道之難行也久矣慕古而能深知其道者亦豈易哉余于孟偉既不敢自謂知之盡則于古道固有不能盡知者矣而又何言以贈哉于其行也姑隨諸大夫與飲酒

贈邢秀才歸揭陽序　陳琛

東廣揭陽秀才邢生照之千里裹糧來予館中問余詩余不能詩問余文余不能文問余疑義余不能章句講

解歲暮告歸以遠來未有所聞為歉余告之曰吾饑焉當食即食渴焉當飲即飲困倦焉當睡即撫枕而睡睡足焉當起即整衣而起徐徐焉而行安安焉而坐不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平淡邵堯夫之閑適而時歌詠之而不暇及于李杜黄陳之高吟絶唱不能文亦取古人之文如周濂溪之太極張横渠之西銘而時讀誦之而不暇及于韓柳歐蘇之雄文大筆不能章句講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疏而時覽觀之以會聖

賢之大經大意所在而不暇及于陳北溪饒雙峰諸先生之疊床架屋至簡至易自暇自逸值風則與之俱清值月則與之俱明值菊花之黄梅花之白則飧英索笑而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田父野叟亦或有時焉相值則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則欣然而笑談及衰否則戚然以吁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之叱咤馳騁則感慨發憤踴躍若狂直欲盡吸西江之水而時吐之于壁立萬仞之崕初不自知其愚訥迂拙而

不適于時世之取用也吾之所以為吾者如此吾告吾子亦止于此書此贈歸藏之篋中三年然後出而觀之又三年覺其言之太繁然後卷而棄之

贈胡思巖山人序 翁萬達

山人異人也故浙東天台產負氣多奇術云往者南海郡為吾友鄒一山氏勅政勤務戒門者謝游客客至不得見山人來獨請見又長揖不拜一山驚迓山人居與語大悅且贈之文丈極都麗傳誦閩粵間于是閩粵人

咸知山人異人云山人後持一山書走蒼梧見余如初見一山余亦如一山款山人敬重之會有交州之役余軍于龍憑營于念涯挈山人往同起居坐卧即土漢人望山人欲物色之不可得山人時時讀軍志說法朗然相助余有搆畫閒以詰山人山人能甲乙其說一日督府蔡半洲公檄予若諸文武寮以兵討叛酋者曁其黨數百人先以僞降諸營所動息必偵知余慮事泄禍且起肘腋會諸寮持督府檄詰余言余故焚檄諸寮恚怒

余稱病呼其酋若黨咸以首搶地出血謝因遣之他所
苐留魁惡黨磔死不可原者數十人領以故所昵漢官
使譏視闗壘伏勁兵擒之而山人不知也數十人者驍
雄矯徤無不一當百又行不解甲雨乃解伏兵利其解
也不且改圖以獵為援而山人又不知也明日當獵余
以問山人雨山人曰觀星卜不雨余曰不雨可獵邪山
人曰獵必大獲且畀獸也及明余約諸僚若山人獵于
營之東二十里封牲饗士肆筵為歡或擊壺彈棋頃之

見一騎遥遥來余目山人曰得非獲異獸者邪山人不悟諸僚第相顧亦不悟會報數十人者悉就縛諸僚若山人始大悟焚檄出獵計咸起謝余余亦謝諸僚若山人且曰山人山人山人之言中矣山人狂叫索大杯鯨飲又娑娑舞擊鼓而歌諸僚亦有歌且舞者爛醉而罷踰旬交州平山人以余欲改厝先慈故復東走潮州為相擇利地余歸不得穴大泣下山人亦泣下後得利穴余沾沾喜山人亦沾沾喜既畢厝事余使人奉金謝山

人山人怒不受曰山人利而金邪而何小山人余曰弟以為贐耳乃一笑別去山人遂于南海家焉嗣是四五年余念念山人會山人詣闕下上書請纓書凡數百餘言可否伯王出入韓白譏切當時見者大驚異司馬職方氏亟索山人語刺刺不窮乃檄使山人詣余朔方軍余喜謂山人曰山人欲復從獵于浚稽五原之間而以羯奴天驕為異猷邪趙晉雄鎮可一遊也山人遂遊覽趙晉間于是趙晉人亦咸知山人異人云夫趙晉閩粵

南北之極陬也而其人顧盡知山人名即中外賢公卿士夫亦罔不爭先敬重山人如一山若余者豈不誠異人異人哉然余方圖返初服買山種藥為安生養命之計又擬與一山氏結廬金石談學著書抗志浮雲轍跡九有暇時登陰羅望鳳凰徐察地理求所謂青烏牛眠者將籠有山人奇秘而山人乃反效故吾談劍攘袂事邪山人好為之垂名竹帛傳耀來代是不難山人令且歸葬其母于天台再來時即余已海上然必留故所佩

弓劍及圖書一篋畀山人

贈憲使苺厓周公入粵序

宗臣

鄞周公往以上命來督閩儲無何謁上上以公當返閩而粵于閩最近會粵憲使奏缺上遂以公為粵憲使命至閩而方伯楊公嘆曰公何復出即出何粵也以謂宗子宗子曰斯上意哉楊公曰上意何者宗子曰余讀秦漢之際而知粵之難治也乃無逾今者昔之難在有其粵者也當漢盛時呂嘉背王太后之議恃粵之強不內

鄉一夫耳而天子至命伏波樓船戈船三將軍統數十萬下蒼梧牂牁往討然而君臣上下之晝殺然毋撓者則以吕之故而無與于粤也今島夷者何為者也乃能以其一朝異域之人而與我粤人讎粤人曰釀美酒烹大肉以待其至即不至且操大艇載酒肉及絮繒遺之有司稍稍詰問輙走夷中令其持刀大呼攻城野掠率格殺數百人而去有司上書言狀上非不欲命大將軍統百萬盡捕殺諸所昵夷者顧念此皆吾赤子也與其

亟而兵也不若且飭而憲故以三尺付公上意深矣楊曰公之奉上命以往則嚴乎宗子曰余知公之不欲嚴也夫三尺者法也天下未有法而不嚴者也公獨奈何不嚴也嗟乎粤人之昵夷也豈真其父子兄弟哉毋亦夷持其所以生之之具而招之而治粤者輒又嚴刑酷罰以趣之死夫好生而惡死者情也生之而不趨死之而不避天下無之為今之計不若緩其所以死之之具而漸示其所以生之之路寧使之稍肆于其内以玩吾

之法而不使之法密而不勝以求快于其外而至于絶吾之法則其視吾之所以生之者不殊于彼也彼又安得而奪之斯弭亂之術也若朝論殺一人焉暮論殺一人焉則其心愈駭駭則疑疑則亂即遣使大將軍統數百萬盡捕殺之何忍哉故曰公者不嚴者也其亦上之意也公念之矣故事同糸諸公還去輙有贈言是時公徑趨學而書來問所以贈者楊公因命宗子言宗子于是以其與楊公言者報公公上首所擢士為御史忤貴

臣斥去巳又為縣官為藩臬臣今四十年矣非上念學甚豈復令公南哉今且召公矣

贈蕭文彧序

何景明

蕭文彧先生與余父兄游者數十載與余游者六七年博雅志慤凡世之詰媿侮衆方閧然文彧獨漠然不知也余益愛焉語多合意嘗謂曰君其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乎余第進士猥來見訪至再乃徵余言請為別號余知文彧者將安辭遂號曰古峰嗚呼鑿破混沌一派

世道萬偽日滋吾嘗髙卧北牕之風想無懷葛天之民慨身世之既遠也及道西華玉井覽其峯髙寒竦人由是又南望匡廬五老巢入空冥氣含鴻濛雪落太古乃登羅浮七十二峯于飛雲之上别來嘗夢想斯境梯石磴披蒼翠浩歌煙霞深處與華胥氏往來不知有人間也則丈彧之古峯亦此類也即然文彧世族江西漢唐聲華今益顯家地之古矣標枝野鹿貌之古矣太羹玄酒文之古矣余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心之古然

則文或之古峯將凌太虛入廣漠而求之無何有之鄉
奚俟吾言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一